

金寨籍抗美援朝英雄

方子翼:把“空四师”变成“空一师”(下)

胡遵远

三、乘胜前进，方子翼率队打破美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僵局

28大队，在初次空战胜利的鼓舞下，情绪更高，信心更大。在1月23日和29日又打了两次胜利的空战。

23日，美国空军出动20多架F-80掩护20多架F-84偷袭新义州机场，友军和28大队都出动反击。当28大队起飞时，有10多架F-80战斗机窜到浪头机场上空封锁跑道，压制起飞。方子翼遂令飞行员强行起飞，坚决反击。编队尚未集合就将敌机击退，乘胜追击到新义州上空，与友军一起同数十架敌机展开激烈的空战。空战打了半个小时，虽未击落敌机，但却取得了反封锁和大规模空战的经验。这对于第二次空战的28大队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胜。

29日，28大队又打了一次胜利的空战。当日下午，雷达发现在新安州、清川江桥地区有敌机活动，方子翼令28大队出动打击。李汉率8机起飞，编队飞过定州后发现敌机在攻击地面目标。李汉率队利用阳光隐蔽接敌，迅速发起攻击，击落F-84一架，在追击敌机的过程中，李汉又击伤F-84一架。

28大队10天打了几次胜仗，揭开了空战之幕，为参战的后续部队鼓舞了士气，提供了宝贵的作战经验。在友军的配合下，方子翼指挥28大队及随后奉命进驻安东的29、30大队，频频向清川江以南地区出击，迫使美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美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局面被打打破了。

四、再度出征，方子翼指挥空四师击毙美军“空中英雄”，给美国在朝鲜的飞行员送去“一片暗淡的气氛”，让美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2年初，美国空军在其“绞杀战”失败以后，为恢复平壤以北地区的“空中优势”，继续对中方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以便在停战谈判中得到便宜，特从国内调来一批参加过二战，有丰富空战经验的教官飞行员和新式航空装备，并从1月份开始以“饱和轰炸”代替“绞杀战”。此时，志愿军空军的新部队第6、12、15、17师进驻安东地区进行实战锻炼。同时友军进行换防，也调来一批新部队，其中也有大量的新飞行员进行实战锻炼。因此友军的老旧无力照顾志愿军空军的新部队。为了保证志愿军新部队的实践锻炼顺利进行，空军首长命令方子翼率空4师于1月16日再进驻安东进行第四次作战，同时掩护平壤以北的交通运输线。为了加强战区引导指挥，空4师副师



长夏伯勋到朝鲜博川设立了辅助指挥所，对志愿军飞机进行辅助引导。

空4师进驻安东完成带领新飞行员战区航行后，于1月30日开始单独作战，带新飞行员打小机群。从2月3日开始，协同友军打大机群，至2月9日的1周内，同F-86型飞机进行了5次空战，击落敌机3架。在这个阶段中，不仅要反击敌人打大仗，同时还要带领新部队打小仗。方子翼要求空4师带领新部队的原则是：热心带领，认真掩护，保证让兄弟部队打上仗、打胜仗；决不让兄弟部队受损失、吃大亏。在这个原则之下，新部队得到了一定的实践锻炼，但仍有部分新飞行员缺乏技术、经验，4师在2月中旬的一周内，连续发生3架飞机高空停车而迫降的情况。

2月10日晨，我雷达发现平壤以北有10余批100多架F-86型敌机在铁路线上空活动。友军起飞4个团的兵力，在南市、龟城、宣川地区与敌机群空战。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指挥所令方子翼的空4师起飞两个团到军隅里打战斗轰炸机。7时30分，空4师两个团共起飞36架，10团由团长阮济涛领队，飞至大馆洞上空，与敌阻击机群空战；12团由团长李国治领队，飞至龟城地区上空，也与敌阻击机群空战。12团编队过江后即与10团失去目视联系，同时，由张积慧率领的12团第3大队又与团编队失去目视联系。追赶中张积慧在泰山上空发现尾后有敌机来袭，随即向左侧滑上升，当敌机冲前时即俯冲追击，追至博川附近将敌机击落，在脱离攻击中又将另一架敌机击落，但同时自己的飞机也被敌机击中，张积慧跳伞，落

于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

2月15日晚，空军首长向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和空4师发来的电报说：根据美国合众社华盛顿2月12日报道的消息，得知美国的“空中英雄”戴维斯于2月10日在朝鲜北部上空被击落，令空4师“即速用一切办法查明，戴维斯是被我空4师击落或被友军击落或被高射炮击落的。”经空联司核对，10日上午，只有第12团的部队在清川江地区上空作战。空4师接到指示后，即于2月16日和18日连派两个调查小组赴实地调查，在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北面二里处山坡上找到了戴维斯的飞机残骸，机型F-86E，机号307。它与张积慧的飞机残骸相距很近，距张积慧伞降地点仅500米。戴维斯的尸体还在其飞机座舱里，在戴的身上找到了他的飞行帽、手枪、血型牌和飞机护照。根据张积慧和戴维斯俩人飞机落地的时间和地点，证实戴维斯是被张积慧击毙的。

乔治·阿·戴维斯，是美国空军第4联队第334中队的小校中队长，他有3000多小时的飞行阅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斗飞行266次，被美国空军当局誉为“百战不倦”“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他自1951年8月来朝后到被击毙，执行作战任务60次，是朝鲜战场上成绩最好的“王牌驾驶员”。戴维斯被击毙，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戴的妻子向美国当局提出抗议，并以她丈夫生前信件内容揭露了美国当局所极力掩盖的中国空军富有战斗力的事实真相。美国国会部分人员也为戴维斯被击毙大发雷霆。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恍如情人在耳语，宛若亲人在叮咛，又如禅师在讲禅语，更像高僧在敲打木鱼诵经。每每听理查德·克萊德曼的《秋日的私语》时，心里就会涌出人间的温情与禅一般的祥和。保罗·塞内维尔和奥立佛·图森在创作这首经典曲目的时候，一定是在铺满金黄落叶的林荫小道上，听脚下沙沙作响，听落叶飒飒飞舞，听秋风瑟瑟吟唱，于禅一般的意境中放任思绪的畅游……我想到了江南的秋。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它需要去听。听蝉声由急到缓，由强到弱，秋由远而近，由近而远，像听人登音，从青年走到中年，又从中年走向老年……当然，也可听风中的叶子，那“啪啦哒哒”的皮实的声音，是丰润饱满的夏叶，相知相忆；那“哗哗啦啦”的蓬松的声音，才是干枯瘦弱的秋意，相怜相惜。“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那干燥、枯黄，生命只悬一丝游脉的秋叶，在秋风中的某个时刻，“哗”的一声，便成了最后的绝唱。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它需要去听。听秋雨敲响打窗棂的声音。它既不像春雨那样害羞“犹抱琵琶半遮面”，总让人浅尝辄止，难以尽兴；也不像夏雨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总让人胆战心惊；更不像冬雨那样“冷酷无情咄咄逼人。”秋雨小夜曲，像诗人的吟哦，像山间的溪流，像爱人的絮叨，让人心宁，让人心暖，让人神往。初秋到仲秋，即使有风，但也几乎听不到风声，人们只从微微的凉意里去感觉风声。雨夜里，风声是雨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秋意渐浓，秋风渐凉。

清晨，秋霜伏草木，晨风落秋黄。这时我已起床，沿着乡间的小路晨练。这段蜿蜒的灰渣小路是我晨跑的场地，每天在这里迎着旭日慢跑。朝霞染红了天边的云朵，千姿百态的彩云，有的如飞行的彩带，飘逸灵动；有的像花旦的水袖，洒脱俊美；有的如雄伟的士兵，锦旗招展；有的像神圣的佛山，霞光万丈。

小路远离喧嚣嘈杂的公路，静谧得只能听到鸟雀的叫声，清脆空灵的鸟语，让一切安静得无以言表。

小路两旁是两排高大的白杨树，伟岸的像两队整装待发的战士，笔直地站立着守家园。夏日里遮天蔽日的白杨，如今已是满树金黄。叶片如同风铃，摇曳着丰腴的艳美，挽着旧时光，与秋风诉说着曾经青春的故事。一阵劲风，摇落云天；霜叶如花，落英缤纷。树叶或独自一个，或三三两两，或三五成群悠然自得地飘落。它们在空中闲庭信步，随手捻起风中的思绪，一个旋转，恰似深秋天鹅湖边的彩色舞步。

小路铺满落叶，看不到路面的灰渣，霜息封存了尘埃，空气中只是弥漫着叶黄的陈香，脚步落到路面上，一股温柔从脚下升起。“沙沙沙”的行走，是秋的天籁之声，我特别迷恋这种声音，因为它是酝酿在秋季的、醉人的歌曲。我用奔跑的脚

听秋

戚思翠

声的和声。雨声和风声协奏，是非常美妙的和谐天籁之音。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它需要去听。秋是虫鸟们最快乐的季节，果树的果实熟了，地里的庄稼熟了，鸟儿将肚子吃得滚圆，民以食为天，鸟雀们更是。它们在田野里飞来飞去，在树林里飞上飞下，在日与夜间纷飞进出，忙碌不休。到处都是可口的美食，吃饱喝足，见四周无人，也放开嗓子吼几声。但声音并不大，“叽叽”“喳喳”“咕咕”，也并不动听，却极真实，极惬意，极放纵。天地就是它们的大舞台，也是它们的最好听处。

江南的秋，有时不是看出来的，它需要去听。秋日里，风声轻轻，水面微澜，像心思平静、细腻之人，一身静气，一派安然。仰望天空，白云的羊群怡然自得，在缓慢前行中淡出几分闲适，几分迷离。俯视大地，草叶与藤蔓交相辉映，你拥着我，我怀抱着你，黄绿

步丈量着季节，从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我用挥动的手臂抚摸着时间，从花开到结果，再到馨香。

都说秋天是凋落的季节，可在小路两旁却是满眼新绿。冬小麦已经破土而出，每根麦苗的芽顶，霜花洁白，散射出阳光的七彩。碧水般的麦田，整齐划一的似一方方池塘；田埂边的那丛灌木，如驼背的爷爷伺候着他的庄稼，又如弯腰的奶奶，拾起地年轻时掉在地面的绿毛线。我也想起年幼时，倒踏着鞋子，亦步亦趋的从田间走过，霜露打湿了多彩童年的记忆。

当我跑到小路旁的一家房舍时停下脚步，我发现旧日的桃树，叶被秋霜涂红。春天似曾相识的情景，怎会在秋天再现。那段桃枝依旧斜倚在短墙上，羞红着脸，探出头，微笑着看你走过。

我情不自禁地捻拾起一枚桃叶，清霜在我手心中融化，是它拥入我怀抱中的相思泪，清凉婆娑了我的眼。它变得更加红艳，如旧时的容颜，灿烂的似火气怒放，轻盈的如小鸟依人。

秋天本应该就是相思，相思过往，哪个不愿意挽留美好。心有诗意，岁月便可静好；目有远方，青春就能不老。

重新踏上脚步，晨阳伴秋风，落叶伴飞霞，不忘这短暂的路途，牵手这片多情的记忆……



相间，谁也不咬噬谁的色彩，谁也不遮蔽了谁的光彩，静守时光之安谧，安享秋声之奇幻。春深万萼，夏盛肥绿，冬乏音色，听却在秋。一季秋美，还可以通过视觉、嗅觉感知。但二者只能玩赏秋色，唯听觉才能享受秋之韵，乃天籁。秋高气爽，山河万里，此时见之，才有顿悟：时光太瘦，指缝太宽！

古人云：“月色能听，安静可言。”听月色，闻秋声，法式相同。听得秋韵，如待月色，先自心静，沐浴月辉，灵思独辟，极目四顾，

忘怀万虑，唯此才能感觉秋韵之最精微，最幽情，最深邃。人至老年，身居异地，听秋自有一番感触：人生之秋有两个极端：一个硕果累累，春风得意；一个衰败落寞，满目沮丧。胜利者收获耕耘果实，失意者收拾满地忧伤。耕耘与收获，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有时候，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对于勤奋耕耘的失意者，便多了几分悲情喟叹。所以，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意者，都要淡定自若，坦然面对人生。

霜叶红于二月花

左 晔

那年深秋我和老公一起回甘肃老家，在蜿蜒盘旋的山路上，突然一抹耀眼的红色，让人眼前一亮，我和老公怦然心动，老公旋即将车子停靠在路边，然后拿出他的宝贝照相机，咔嚓咔嚓地照了个不亦乐乎，我也情不自禁地蹲下身来，随手拾起地上一片片的红叶，它们好像一个个美丽的红五星，又像是一只只张开的小手掌，叶脉在叶间肆意地伸展，我感叹着它们的美丽。没错，让我们心动的正是那火红的枫叶，山上有一大片的枫树林，满山的红叶，红的那样光亮，红的那样热烈，远远望去，红彤彤的一片，像熊熊火焰，将整个山林印得火红火红。正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虽然风景这边独好，让我们流连忘返，但无奈身在途中，只能匆匆停留。我和老公继续赶路，老公心无旁骛地开着车，我把把玩着手里刚刚捻起的叶子，思绪飞扬。

犹记得小时候的秋天，我最喜欢在地上捡散落的树叶儿，有黄色的，有褐色的，有红色的，还有黄绿相间的，它们大小不一，形状各异，有三角形的，有椭圆形的，有扇形的，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落叶，洒在地上，像一张硕大无比的五彩地毯，走在上面，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煞是好看，像是演奏着秋的序曲。

犹记得那时，我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拔老根玩。我们低着头，蹲在地上，四处寻找那些看起来又大又粗，黄的发黑的树叶，将枯黄的叶

片去掉，只留下叶柄，就成了老根。不一会儿的工夫我们每个人手里就捡了一大把。我们握着老根儿，摆开架势，开始对战。对战的双方用双手的拇指和食指紧紧攥着老根儿的两端，然后相互交叉，心里默数数着“一、二、三”，铆着全身的力气，慢慢发力，仿佛“拉大锯，扯大锯”一般，用夹紧的两根手指使劲往怀里拽，伴着叶柄断裂时发出的清脆声响，还有阵阵的欢声和笑语。有的老根儿特结实，屡战屡胜，对方的老根儿一个接一根地折，成了“常胜将军”，输的人心里不服，暗暗憋着一股劲继续寻找老根儿，然后一次次地对战，屡败屡战，却不气馁，直到“常胜将军”败下阵来，这才得意洋洋地拿着老根儿撂下一句“明日再战！”迎着落日的余晖回家。拔老根的游戏有时候能让我们玩上大半天才乐此不疲，那时候的快乐如此简单。

那时我们用落叶做书签，犹记得我常常将自己喜欢的枫树叶夹在一本书里，让它们自然风干，然后在读书的时候常常会在不经意间翻到，看着红红的叶子，带着淡淡的叶片的香味，静静地躺在白纸上，字里行间，仿佛都有了香气和灵气，像跃动的火苗，平添了一番乐趣。

如今，又是深秋时分，层林尽染，落英缤纷，我走在铺满金色地毯的小路上，突然从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就像一只美丽的黄蝴蝶在秋风中翩翩起舞，让我沉浸在这秋的遐思中。

高敬亭与红二十八军（上）

姚昌喜

许正刚

1934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后，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实行战略转移。留在鄂豫皖边区坚持斗争的红军不足2000人。而蒋介石调至该地的国民党正规军就多达17万人，以百倍之兵力向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清剿”，扬言要在3个月内将红军全部消灭。

在鄂豫皖边区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根据省委留下的指示信，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历经无数艰难险阻与困苦，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使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得以继续和发展，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大别山区，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壮丽的篇章。

临危受命 重整旗鼓

红二十五军转移后，国民党政府将鄂豫皖边区划分为4个“驻剿”区，以56个团及一些军、师属的营、连，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清剿”。鄂豫皖边区中共领导机关皖西北道委和鄂东北道委各仅存几块狭小的根据地，且处于敌人的包围、分割、封锁之中，又经敌人反复“清剿”，受到很大的摧残。

在局势极为险恶、环境极其艰苦的情况下，高敬亭此时作为鄂豫皖边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深感责任重大，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胆略。他一方面令红八十二师和皖西北第三路游击师编入内线敌包围圈，东去霍山、舒城、潜山地区，到外线敌后方，开展游击活动，以钳制与分散“清剿”根据地的敌军，并寻找新的立足点；一方面领导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利用深山密林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避开敌主力“清剿”，积极活动于敌人的据点之间，袭击敌人，镇压反动分子，破坏敌人交通线。

1935年2月1日，高敬亭率二一八团转战到达立煌县（今金寨县）抱儿山，与少共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率领的鄂东北独立团会合。方永乐带来鄂豫皖省委给高敬亭的指示信。2月3日，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决定以皖西北红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为基础，重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全军共1000多人。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并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

反敌“清剿” 中砥柱

红二十八军重建后，即面临着敌人部署的3个月“清剿”。敌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5个旅的16个团从西北、东北、南面合围而来，形势十分严峻。高敬亭率部勇猛战斗，几次突破敌人的围截。2月12日，部队转移至霍山县太阳畈东北的黄泥 叉遭敌拦截。红军据险抵抗，激战半日撤出战斗。红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在战斗中牺牲。随后，全军冒着大风雪连夜翻越海拔1700多米的大别山最高峰白马尖，拂晓时到达马家河，摆脱了敌人。

2月16日，高敬亭在舒城县皖岭附近的白果树召开会议。他认识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皖西特委，组建二四六团，在舒城、霍山、潜山、太湖4县结合部创建游击根据地。后来，高敬亭率领红二十八军，以新建成的游击根据地为依托，利用大别山区层峦叠嶂、沟深林密的有利地形，往返穿插，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追剿”的敌军难以掌握红军的行动规律。红二十八军则在条件有利时，趁敌疲惫、麻痹之际，抓住战机，给以沉重打击，先后取得多次战斗胜利。3月，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一部在立煌县梓树坪伏击追敌东北军一〇八师一个营，全歼该敌。此仗是红二十八军重建后不久第一个较大的胜仗。4月20日，红二十八军连续突破敌人几次堵截之后，转移至潜山县汤池畈东北的桃岭（今岳西县境内）。高敬亭指挥部队在此伏击跟踪之敌九十五旅一九〇团，全歼敌两个营，溃敌一个营，缴获枪400支。桃岭战斗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的狂妄企图。

红土地



梦在秋天里

朱钟昕

秋已渐深，记忆的那枚枫叶，飘零在心海深处，轻轻点开我隐藏的心事。

在有梦的夜里，听爱的沉吟，荡气回肠，却抚不平心中岁月的裂痕。人生，是挽留不住流金岁月的，看那数不尽的是红尘過往，好在牵挂犹新。

从梦里醒来，我伸手扯一片岁月的流云，拭去眼角的泪花，一个被时光拉长的身影，终究走不出，梦中的那条长廊。

漫步在梦幻般爱的长廊里，秋风轻拂着我的脸颊，空气中也飘荡着浓浓的花香味，花香让我更加懂得珍惜眼下，去享受自然带给的凉爽和快乐，静静地享受着眼前的生活。

晨钟暮鼓间，一片落叶，犹如一纸素笺，不为命运而忧，不为前程而惧，一份流浪远方的平和与安然，随风起起落落，看那落叶飘飘扬扬，心也随它而去。

秋天，如诗、如画、如梦。我喜爱这多彩平静的秋色；我钟情这温柔多情的秋韵。愿我的生命也如这秋天，没有太多的喧闹浮躁。只有在这一片安静纯净的秋色里；只有在这生命的成熟和深沉中，才能品出在秋天里的爱，才能明白在秋天是一种幸福！

人生，是一场无法更改的轮回，多少金风玉露的相逢，都成了灯火阑珊的错过，那些留下的片言只语，我总会默念上几许，忘情于文字的洗礼，沉醉于墨香的意蕴之中，那是心与心的交流、灵与灵的相牵。

从此，我便把秋放在心里，静静地关注着、痴痴地守候着、无言的时候想着，这又何尝不是开到荼靡的美丽，心底的柔波荡漾着岁月的小影，一朵朵珍惜，明媚自知，悄悄化作满园都香，一地婆娑，似乎有多少暖，便有多少思念。

不知，落叶荒芜了谁的只言片语，秋风又扫落谁的思念情绪，我要用秋的诗句，埋下永久痕迹，我要把向日葵花瓣，寄给你，让这美丽的向日葵花海，成为生命画卷里最美的分享。我要把秋寄托在花枝上、眉宇间、我的心灵里……

其实，人的一生很短，经不起等待，生活不易，一定保持好心态。烟火不知何时刻过了流年，犹如一场梦的翩跹，总是让人忘了时间。望着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和风景，不由感叹，若是时光真的能倒流，又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

人生的路，走走停停，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充满无奈与坎坷，即便如此，也要微笑面对，抬头就可向往天空，放眼便是夺目的世界，只有勇敢地去接受挑战，才能跨越障碍，披荆斩棘，朝着自己的目标砥砺前行。

秋，我爱你。爱，是遗失不掉的，心中的爱，犹如一坛老酒，存放越久越醇香。

